

脚踏大地的精神高蹈

——西藏青年作家的文学风采

□徐 琴

雪域西藏不仅以其神秘的宗教文化和瑰丽的自然风光吸引着世人的眼光,而且以其独特的文学艺术彰显着非凡的魅力,引起广泛的关注。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在60余年的时间里,西藏当代文学创作从总体上来说经历了一个从一元走向多元、从翘首借鉴到民族文化自信展现、由汉族作家为主到藏族作家为主的转变过程。

从西藏和平解放到上世纪70年代末,西藏文学的创作力量,既有进藏部队中的一批文艺工作者,也有本来就在西藏工作的写作者,他们用生花妙笔进行西藏现实题材的创作,反映西藏新旧社会的变化,以高亢的激情歌唱民族大团结,体现着一种共同的时代诉求。到了80年代,扎西达娃、色波等人的探索性创作使西藏文学迈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沿。他们与以马原为代表的这批进藏大学生共同构成了“西藏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群”,引发了当代中国文学先锋主义的冲击波。西藏文学依托自身的独特资源优势,借助域外文化的影响,以崭新的姿态崛起于雪域高原。

在这股轰动效应之后,继之而来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以及一批作家内调离藏等原因使西藏文坛经历了很长一段沉寂期,西藏文学看似由原来的喧哗变得平静无澜。然而,认真去考察这一时期的创作,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正处在一个向本体回归,以一种从容的姿态展现自我的时期。尼玛扎西在《浮面歌吟——关于当代西藏文学生存与发展的一些断想》中曾经很深刻地谈到上世纪80年代西藏文学存在的问题:“西藏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如果仅仅依靠技巧和形式的创新,而不求对于传统文化表

达思路和发展前景的理性的、现实化的、反神秘的清晰思辨,恐怕难以永续。”在喧嚣和繁荣之后,90年代的西藏文学开始自觉地走向了对自我的反思与沉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对此在现实的关注。与80年代相比,作家队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批本土作家开始成长起来。央珍、格央、白玛娜珍、次仁罗布、班丹等作家崭露头角。其中,央珍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品通过一个女性的成长经历,从侧面展现了20世纪初至中叶西藏嘎厦政府、贵族家庭及寺院的种种状况,再现了特定时期西藏的历史风貌及现代化进程中的痛楚嬗变,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

可以说,从90年代开始,一大批年轻的藏族作家显示了对本民族文化自信,他们以整体性的力量在默默耕耘中酝酿着一个新的崛起。作家们以真实的心灵抒写呈现着本真的西藏,在魔幻和冥想之外,寻求踏实的表达和自然的呈现。经过酝酿、积淀、转化,终于形成了新世纪西藏文学欣欣向荣的景象。当前,西藏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本土作家群。比如,用汉语创作的作家有次仁罗布、白玛娜珍、格央、尼玛潘多、罗布次仁、鹰萨·罗布次仁、白玛玉珍、次旦央珍等。用藏语创作的作家有旦巴亚尔杰、次仁央吉、白拉、伍坚多吉等。用藏汉双语创作的

作家也不少,如次多、平措扎西、班丹、克珠群佩等。这些作家生于西藏长于西藏,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也都正处在创作的最佳年华,且对文学都有着赤子之情。他们以一种更开放和自信的姿态去面对民族生存现实,显现了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

次仁罗布从90年代以来焕发出极强的创作生命力。他的短篇小说《界》获得了第五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放生羊》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他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接通了与西藏传统文学的渊源,在精神内蕴上凸显藏文化的特色。对民族、文学、生命的担当意识以及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与抒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厚度。他一直在寻找变化和前进的可能,为自己建立新的写作难度,似乎从来不安于现状。他的作品风格是多变的,既有沉郁悲美的现实之作,又有充满生命质感的象征之作。他的创作总能接通物质写实与精神抽象之间的平衡,而正是因为有这种具有精神底蕴的大气象,使得他的创作显示出了一些不同反响的气质。

白玛娜珍的长篇小说《拉萨红尘》和《复活的度母》表现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突围,以及最终迷失自我的困顿与无奈。在白玛娜珍笔下,女性的天空是狭窄与拥挤的,所有的悲欢都围绕男人展开,她们终其一生不过是在男

人的泥淖中打转。白玛娜珍写出了女性强烈的欲望,以及对自我、对男性、对整个世界的无望。然而正是人物身上的这种强烈的欲求,使得困顿中的女性彰显出炽烈的生命力。她们的力量在于追寻,在于对生活看似并不存在的美好的追求,在于对这个充满尘俗气息的绝望世界的不妥协。作者以大胆而直露的抒写刻画了在现代文明洗礼下女性的焦灼、痛苦,呈现了高原女性幽闭的灵魂,透露出了强烈的女性关怀意识。

格央的创作立足于西藏本土世俗生活,主要有短篇小说《一个老尼的自述》、中篇小说《灵魂穿洞》《小镇故事》《天意指引》和长篇小说《让爱慢慢永恒》等。格央从创作伊始就关注普通藏族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她通过日常生活去展现女性的生存困境,不渲染、不猎奇,真实地展现了传统观念和现实困境对女性的桎梏。格央还写有散文集《西藏的女儿》《雪域的女儿》等。她的散文较少关注个人的悲过与一己的情绪,而注重抒写历史、传说和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存境遇,具有浓厚的女性关怀意识与民族文化反思意味。

尼玛潘多视野开阔,其长篇小说《紫青稞》关注民族生存的现实,反映藏族女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时代风雨,展现了传统文化对

藏族女性生存的影响与制约,写出了藏族女性主体意识日益加强的过程。尼玛潘多通过对普村、森格村、嘎东县城及拉萨生活的详细描写,为我们呈现了广阔的世俗生活画卷。

罗布次仁是较有潜力的一位作家。他的短篇小说《远村》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展示了某种寓言性的言说。中篇小说《冬虫夏草》关注到在当下商品化大潮中物质的利诱、牧民精神上的裂变和困惑、传统的丧失、人心的涣散等。从罗布次仁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他对历史和现实有着独特的思考,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积淀使得他的创作显现出强大的后劲。

鹰萨·罗布次仁也是一位值得期待的作家。他的报告文学《西藏的孩子》获得了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作品通过个人抒写的方式,展现了西藏内地班孩子的经历和生活。作品的重要意义在于对文明跋涉、文化融合的独特而真实的抒写。

白玛玉珍的散文温柔典雅,散文集《欢乐的高原》抒写世俗生活的种种,笔触宽广,语言清丽隽永,显现出女性温柔细腻的情怀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次旦央珍的散文抒写生活点滴,显示了较好的艺术触觉,也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当前活跃在西藏文坛的这些青年作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对此在现实的观照,以心灵的真实抒写西藏。他们的作品凝视着西藏的世俗人生,真实地呈现着本民族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内蕴,没有渲染和神秘化处理,内蕴丰厚,既有高远的精神追求,又有匍匐在地的虔诚观照。在雪域之地,他们以对文学的虔诚和对母族的责任,抒写时代变化进程中的人心世景,以他们的青春与激情让雪域文化熠熠生辉。

书写如我般的平凡人物

□尼玛潘多(藏族)

在拉萨,最挤的公交车莫过于16路、25路。转经的、上班的、上学的,这两路车总是满满当当。车子恰好经过拉萨著名的哲蚌寺、色拉寺和大昭寺。旅游时节,一车红红绿绿的冲锋衣,满是好奇的语气。农闲牧闲,朝佛信徒陡增,满车的老人孩子,不是一般的热闹。这两路车经过的站点恰好在我单位的南北两侧。下班回家,无论向左还是向右,都是“挤”公交。开车上班的同事说:“公交有三最:最挤、最臭、扒手最多。”这话虽不偏颇,听着却也不舒坦。“公交车上有你看不懂的风景。”我的回答有些底气不足,但它却是最真实的想法。公交车的趣事很多,有些人物已走进了我的作品。

我的写作最初从散文开始,充满了浓烈的个人情绪和浪漫情怀,我最爱的作家就是三毛,除了文字,连她飘逸的装扮也跟着欣赏,渴盼一种流浪生活。我刻意让字里行间透出一股浪漫飘逸、远离烟火的气息,觉得惟其如此,才配得上“文学”二字。后来,机缘巧合让我成为了一名记者。一个不善言辞、不善交际的人,就这么纠结着、拧巴着,干了20年。但我还得感谢这个职业,它使我拥有了更宽泛的视野,一路走来,收获了很多如我一般平凡小人物的故事,他们的艰辛与欢喜,他们的疼痛与温暖,改变了我对文学的认识。我告诉自己,以最淳朴的文字写出最真的他们才是我该做的,也是我能做的。而后就有了我的小说《紫青稞》《羊信玛尔琼》《协噶尔村的央宗》《琼珠的心事》《针尖上的日子》等,写的都是清一色的普通人物,他们像我采访过的某个对象,却又不完全是,他们有着比采访对象们更丰富的内心,我着魔于这样的表达。

我生活的高原,可能是现代社会中不多的神话与现代交织的地方,太多的人把眼光投向这里的神性、野性和独特性,而从同一个土生土长的人的视角,这些神性、野性和独特性,大不过人类共有的情怀和梦想。我希望自己能完成一组人物系列小说,让人们在神秘之外,看到一处充满烟火气息的地方。

一位和我十分投缘,连生日也在同一天的小妹说,看了你的小说,对那些进城务工的、进城朝佛的更加关注了,每每和他们相遇,多了几分亲切。这番言语是我迄今为止听到的最大赞美。只那么一眼关注,我写的那些小人物就有了他的价值,这已经足够了。但近来,我又多了一个想法,有意识地读一些西方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渴望了解他们的疼痛与快感,其目的也只有,说起来显得有些“高大上”,却也是发自内心的。那就是我为《民族文学》藏文版刊用我的小说《协噶尔村的央宗》时写的创作谈:“当今时代,资讯前所未有的发达,交往更加密切频繁,地球变小,但矛盾和碰撞便时有发生,这是因为太多的人,更愿意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看事情想问题。这样的现实状况,呼唤更多的沟通和交流,而我很想为此发出一些声音。”

话的机会。

我被问起关于这部书的创作初衷,也被问起关于文学创作的想法。我选择文学,其实是选择了一种表达内心的途径,更是心声的载体。倾心于文学,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可能是一种存在的价值渠道。创作的路上,我依然在努力,渴望成熟,期望精进。

身为一名写作者,我首先力求自己文字的真实感,不矫揉造作,不病呻吟,不为文学而文学。心里没有语言,纸上定是虚假空。作品是一名作者生命的延续,更是一名作者对这个世界的负责责任的发言。所以,我也觉得文学必须观照当下时代的发展,体现一名作者的担当和责任。人生有限,每一个脚印应是清晰而真实的。无论是成长的路上,还是在老去的路路上,我们每一个人无法避免地与这个时代发生着奇妙的关系,每个人的身上有鲜明而深刻的时代烙印,无法擦除也无法逃避。没有时代感的作品,可能会是一种纯粹的文字游戏,但那绝不是一部怀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作品,至少对非虚构文学而言。

我勤奋地活着,努力地创作,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读者一种美好,一份正能量。这份美好,在字里行间,希望恰到好处。

民族·身份·创作(三)

与文学结缘的牧童

□旦巴亚尔杰(藏族)

迄今为止,我创作了长篇小说《遥远的黑帐篷》《昨天的部落》和中短篇小说集《羌塘美景》,同时还写了《纳木湖周边的游牧文化》《藏北秘境》《藏北狩猎文化》等民俗、地理专著。小时候的梦想,算是部分地实现了。

我从1990年至2003年在那曲地区工作。这里是西藏的北大门,自然环境极其艰苦,高寒缺氧,经济底子薄,可这里有壮美的山川和星罗棋布的湖泊,一望无际的天然草原和麦浪滚滚的田野,也有漫山遍野林海雪原的美景和歌舞的海洋。在繁忙的工作中,我结识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活佛,过去的部落头人,也采访过腰缠万贯的富商和在枪林弹雨中生活的强盗,他们都是我作品中的原型。丰富的民间资源提供了创作素材。

执著创作的动力

□琼 吉(藏族)

去动别人的书,让自己养出来几分文人的清气。

在我眼里,父亲是一位近乎完美的人,他琴棋书俱通,那时家里最多的家当便是书,文理科藏汉文都有。父亲尤其喜欢看历史书和文学书,每到傍晚他就会在院子里为我们拉手风琴、吹笛子或者讲故事给我们三兄妹听。等我们睡下,父亲就会点根蜡烛独自看书。父亲的气质如影随形地熏陶着我们。后来上了初中,我开始偷偷看父亲的藏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被文学征服。高中时写的日记,父亲看后说,写得像自己虚构的动物大聚会,不过想象力还

好,以后自己写本故事书。这句话使我一直没有放弃写日记的习惯,并能在多年后成为一名业余文学写作者。

父亲说,与其用华丽的文字涂脂抹粉,还不如多翻阅藏族的历史文化书籍,多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传统习俗。比如,以前过藏历新年,邻居间都要捧着“切玛”(五谷丰登斗)和青稞酒互相串门祝福,然后开心地唱歌跳舞,一起庆祝新年。而初一大早,扎噶(说唱艺人)吉祥的说唱会挨家挨户响起。现在,慢慢地,这些习俗正在淡化消失,邻里之间变得漠然,每个人都把自己锁在家中看电视打麻将,年轻人则是选择去

泡吧、蹦迪、喝啤酒。如果他们把泡吧、打麻将的一半时间拿来看书,藏语的普及率会好很多。说到这里真是惭愧,随着阅读和写作的深入,我更加感到自己知识的浅薄,对民族文化历史的了解太少。这使我觉得,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融入更多民族元素,是多么艰辛漫长的路。只是每每想到父亲的鼓励,我又重拾怠惰的笔……

每年过藏历新年,母亲都会把“松巴拉目”(手工缝制藏式女毡靴)拿出来让我穿上,我以前总嫌它烦琐花哨难走路,不如穿高跟鞋时尚漂亮,现在我总是期盼能一直穿上它,并想象某天能在人群中穿着它自由行走而它只是其中的一双。这种感受越强烈,越让我感受到文学创作的意义所在。

我对父亲有个承诺:我要写一个关于父母的故事,几年之后我会把它作为最好的礼物献给我的父母,献给我深爱的西藏。我正处在制作礼物的旅途中。

美好,恰到好处

□鹰萨·罗布次仁(藏族)

小时候,我一个人站在村口,大声哼唱着刚刚学到的一首歌,词并不清楚,甚至是乱哼一气,但是自我感觉相当好。记得那是夏末初秋时节,身旁大片的青稞田身披金秋装,阳光暖风,也温柔,是这山谷一年四季中难得的一段惬意时分。

长大后,最初的那种诉说的冲动,那种与自然、与人生、与世间相关的感慨,逐渐增多。想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种种体验,想以不高也不低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渴望,让我与文学有了真切的接触。

生命的恩赐,生活的感动无处不在。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天。踏上自己的旅程,怀着一份敬畏,揣着一份热爱,我的心是温暖的。用心去体会,用心去玩味。一种语言,就自然流淌出来。各种各样的文字,就自然呈现在稿纸上、屏幕前。我想,最初的创作的来源,就是心的表达。

在我中学的周记本里,有一行醒目的文字:真实,我的生活里太少了这种真实。这是我青春懵懂时的青涩苦恼。那时候,天天幻想,有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所思所想完全相同、几乎是翻版的一人,在左右。原

日记的人,把珞巴民族的口述文化点点滴滴地记录下来,因为我深知一个没有文字只靠口述的民族处在当今这个时代的命运。我们珞巴族有着灿烂的文化,我真不希望它过早消亡。

每次回家乡,希望再一次听到珞巴老人用珞巴语讲故事时,很可惜无情的岁月把一批批的老人藏了起来不让我们再相见了,会讲故事的也越来越少了,连一些孩童都听不懂、讲不出本民族的语言了,我的心再一次地停留在迷茫的低谷里。一批批老人的过世,带走了一批批文化,真不知道今后有谁来继续记载我们珞巴族的口述文学、民间文化以及历史演变。

珞巴老人一心想传播“万物有灵”的理念,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说,大自然离我们很近,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言行跟大自然交流。他们还告诉我,之所以要倡导尊崇大自然,并梳理了那么多精彩的传说,是因为想从通透珞巴族原始宗教的谦卑和博爱。在这样一群老人的启迪下,我努力地尝试着写一些散文和小说。

我想用珞巴族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还有模糊的历史事实,委婉地去塑造一批批已过世老者的形象和他们的信仰及生死观。我还想用残存的口述文学和神话传说来表达一些感性的经验和理性的思考,唤醒新一代珞巴人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和传承。

我本是个舞者

□亚伊(珞巴族)

我很惭愧我是个舞者,不是个写作者。我至多算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业余创作者,微不足道地发表了十几篇散文而已。但是,次仁罗布老师电话中说,还是希望我写篇创作谈。后来,我仔细琢磨,之所以这么稀奇我,是因为我们珞巴族从事写作的人太少了,为此感谢这种珍惜。借此机会深深感谢多年以来一直关注、鼓励、支持我们珞巴族文化的老师们。假如没有这份鼓励,我的文学创作更加无从谈起。

我生长在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里,但幸运的是,国家给予了我们充分的自由和尊重。从学会用汉语记日记开始,我就尝试着记下我们珞巴族的每一个故事、每一段传说。不经意间,我深深爱上了文学。那段日子的日记是我写给自己的,可多年以后,我把我的日记忐忑不安地提交给扎西达娃和马丽华两位老师,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鼓励。

当时,对于刚从珞巴沟里走出的我来说,世界太大,我无力用流利的藏语或用成熟的汉语去与这个世界沟通,只能是手舞足蹈了。于是,舞蹈成了我今后的专业,先是成了一名舞者,后又成了一名编导者,在肢体语言和文字语言中苦苦寻思一种愿望——找到一种属于珞巴民族的精神语言。也许我太过于高估自己了。

我希望自己像起初的那样,永远是个歪歪扭扭地写着汉字,总是抱着一本汉语词典爱记